

散文

## 冬日观树

陈文

我喜欢看冬天的树,虽然冬天并不是树木想要拥抱的季节。那些常青的树还有些绿色,但叶子已不光鲜了,绿得有些勉强,比如香樟、玉兰,稍大点的叶片明显硬、脆,有些叶面上生出黑点,像老年人的斑,而小点的叶子,虽说还有稍嫩些的,但经霜后,也少了精气神儿,没有了春天里的活泼。

更多的树,这时候是没有叶子的,比如五角枫、柿树、柳树、紫薇、海棠等。那些高大挺拔的如北方的汉子,裸露着脊梁,矗立在黄土高原的朔风里,铁骨铮铮,高扬的臂膀筋脉暴起,展示着男子汉的血气方刚。从呼啸的风里,分明能听见奔涌的热血,犹如黄河之水激越飞扬。那些低矮一点的,虽不高冷帅气,但都充满精气神儿,条条枝干干净利索,疏密相间,自然妥帖,没有荒芜杂乱的例子,能让人想到郑燮的“删繁就简三

秋树,领异标新二月花”,简洁里有几分老气,但又不是那种暮气,是老骥伏枥的模样。如果走近她们,细细地瞧,你会发现,即使在三九寒冬,她们光秃的枝丫上,也竟有好些好些新芽,仿佛孕妇的肚子里藏着鲜活的生命,待到十月分娩,便能听见那新声的嘹亮。此时的她们在寒风中静默,不过是等待一场春风的到来罢了。

冬天的杨柳却是另外一番景象。她们没有白杨、银杏那样高大俊朗,也没有蔷薇、紫荆那样简洁明了,但俊俏是她的模样,温柔是她的本性。春天里,“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她们是小姑娘般清纯可爱的样子;冬日里,“寒风彻骨颜未凋,倩影临波犹自娇”,有女侠之风,英姿飒爽。树干通直,虽不是亭亭玉立,但风骨清朗,却是安详的样子,没有那种干枯的憔悴。她们虽然老了,但没有一丝哀容,倒是沉淀着岁月的沧桑。即便凋零,

也是悄无声息、自自然然地落在地上。真正的生命,总是超然的,哭着生,笑着死。“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在尘世里,真正如陶公一般看待死生的又有几人?我们忙碌着,活在当下,何曾去想过,又何曾去思过?古人云:“死生亦大矣。”谁能左右其死,谁又能左右其生?对多数人而言,死生皆不过随缘罢了。既是随缘,又何言其大呢?有的人终究顾不上死生,摸爬滚打,只是在路上,“以其昏昏,使人昭昭”罢了。“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这种轻松与潇洒,是在活得足够明白之后,心中升起的一种豁然,可以安慰自己,却是度不了众生的。

冬日里观树,是我观树,还是树观我,其实都一样。庄子云:“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知与不知,且罢了。只是这冬日里的阳光如此明媚,是我和树都不能错过的。①8

那些深褐色的梧桐叶稀稀疏疏地挂在树干上,尽管寒风瑟瑟,她们却是安详的样子,没有那种干枯的憔悴。她们虽然老了,但没有一丝哀容,倒是沉淀着岁月的沧桑。即便凋零,

随笔

## 浅谈“习惯成自然”

蔡斌

“习惯成自然”这句话出自《汉书·贾谊传》:“少成若天性,习惯如自然。”大意是说,做人做事的方式习惯了,就很难改变,也就成了很自然的事了。

人生活在中,注定要主动或被动地形成许多习惯,如生活的习惯、学习的习惯、工作的习惯、交往的习惯……久而久之,就成了思维的习惯。

能不能养成好的习惯是人能否有所作为的先决条件。“少成则若天性”,习惯成自然也,就是告诉人们,小时候养成好的习惯,就像乘性一样,在需要时会给我们提供帮助。事实上,人与人之间之所以不同,决定因素就是习惯的不同。好的习惯让人终身受益,坏的习惯则贻害无穷。良好的习惯是道德的载体,是成功的动力,是美好的体现。

然而我认为,“习惯”还有未被充分认知的另一面。

隔壁老杨七十多岁了,年轻时就每天坚持晨跑五公里,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风雨无阻。年龄大了,老伴劝他别跑了,他摆摆手,说“习惯了”。终于有一天,他在晨跑时倒在冰天雪地里。

某市一个高考状元,向同窗传授学习经验,就是两个字——熬夜。“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这句诗曾经澎湃了多少年轻人的心。随着时光流逝,这种竭泽而渔的“拼搏精神”就成了别人的辉煌,也换来了他们身心的羸弱。

第一个事例告诉我们:习惯可以成为自然,改变习惯更应该成为自然。从不解长跑,到偶尔短跑,再到蹒跚而行,在不同的人生阶段,就要养成不同的习惯。第二个事例则强调一个常识:经常熬夜是一种透支身体的行为,是对生命的摧残。

老许是我的同事,退休后喜欢练书法。我俩见面,他总抱怨房子设计不合理,客厅太大,书房太小。我问他“一年接待多少客人”,他说“几乎没有”。我问:“为什么客厅不能作书房?”他愣了,说没有想过还能这样转换思路。

很多人都看过露天电影。起先观众都坐着看,总会有一个人先站起来想看得更清楚,以致越来越多的人效仿。管理人员用竹竿把一片打下去,另一片又起来,此起彼伏中,大家发现,还是都坐着看得更清楚。

我们姑且把第一种现象称之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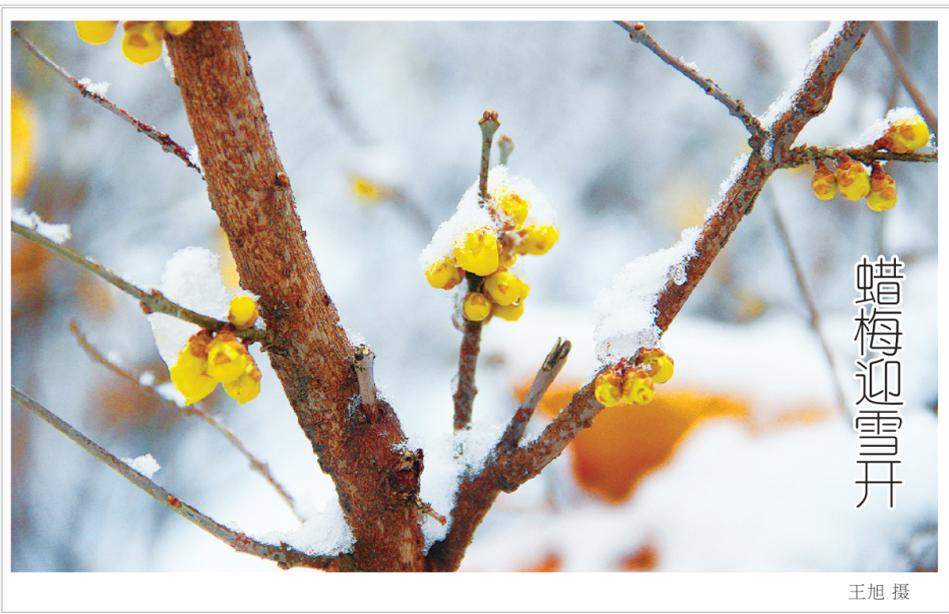
“客厅思维”,类似的还有人际交往中的“鸡鸣不同窝”,价值取向中的“非黑即白”,认识问题时的“先入为主”,社会评价中的“不好就坏”等;第二种现象便是典型的“羊群效应”,类似的还有商品购买中的“消费偏好”、股票交易中的“追涨杀跌”、文化生活中的“疯狂追星”等。诸如此类的认知惯性,左右着一代又一代人的思维和生活,使很多不正确的想法在人们心中潜移默化,以致习以为常。

小时候读巴尔扎克的《欧也妮·葛朗台》,读契诃夫的《小公务员之死》,总觉得故事幽默中透着不可思议:一个家财万贯的吝啬鬼,临死前还憧憬着夺取前来做弥撒的教士胸前的金十字架;一个小公务员,看戏时因不小心把喷嚏打到了局长的光头上,竟抑郁而终。读后,忍俊不禁的同时,还心生几多感慨和沉思:在人生的悲喜剧中,是思维形成习惯,还是习惯形成思维?

新习惯和老习惯不停叠加,好习惯和坏习惯不断交织。从闻鸡起舞到高考工厂,从孟母三迁到高价学区房,从竹林七贤的恣意洒脱到现代人的“佛系”思想,这些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本质上的转变,总伴随着“雪花飘飘,北风萧萧”旋律的响起。互联网上一句“内卷”吗,已从教育焦虑向工作、生活方面延伸。人们习惯的“拼搏”有时并没有换来事业的发展,不得不在生命和失望中重复着“内卷”,渐渐失去工作的乐趣和乐观的生活态度。

生活中,很多习惯性认知已经不能简单地说是与对、好与坏,只有放在整个发展的社会大背景下才能理解它。诸如,考不上名牌大学就不能改变命运、没有名和利就没有幸福可言;公务员“下海”被炒作成本版新闻,教师“辞职”引发轩然大波……

英国作家毛姆说过:“改变好习惯比改掉坏习惯容易得多,这是人生的一大悲哀。”美国作家马克·吐温也说:“习惯是很难打破的,谁也不能把它从窗户里抛出去,只能一步一步地哄着它从楼梯上走下来。”人生一世,草长一春,“远方”和“诗”很美,但生命只能依傍身边的一草一木。叶嘉莹先生年轻时诗曰:“人世已拼愁似海,逃禅不借隐为名。”人生只能不断循环从主动“走进”到被动“哄下来”。③22



王旭 摄

## 鲁迅先生用宣纸换来的苏联版画长啥样

——鲁迅编《引玉集》赏析

张娟

鲁迅在《拿来主义》中写道:“没有拿来的,人不能自称为新人;没有拿来的,文艺不能自称为新文艺。”鲁迅所提倡的“拿来”是汲取国外文艺作品中的精华,吸收利用,成为融合创新的新艺术。可以看出,在人类文化遗产的传承和弘扬上,鲁迅提倡的是借鉴而非盲从,是择取而非硬搬。“采用国外的良规,加以发挥,使我们的作品更加丰满是一条路;择取中国的遗产,融合新机,使将来的作品别开生面也是一条路”,可见,鲁迅的文艺思想里充满革新和创造的要求。

鲁迅自费编印的苏联木刻作品选集《引玉集》,是他在引领新兴木刻运动的过程中借鉴国外优秀文艺作品的实证之一。《引玉集》是周口市博物馆举办的“愿乞画家新意匠——鲁迅与版画展”中的一个展出重点。此书1934年出版,以三闲书屋名义印行,收录苏联11位版画家59幅作品,是用作者手拓原版印造的。《引玉集》由瞿秋白以“陈节”这一笔名摘译苏联格达那夫文章《十五年来的书籍版画和单行本版画》作为序言,鲁迅作后记。由于此书收录作品主要是用中国的宣纸交换所得,“所以取‘抛砖引玉’之意,谓之《引玉集》”。此书现藏北京鲁迅博物馆,保存完好。

《引玉集》有两种版本,一种为精装纪念本,麻面皮脊包角,书名烫金,只印50本,非卖品;一种为平装本,浅黄色硬纸封面,封底、书脊为黑色,印250本,全部为铜版纸单面印刷。平装本封面为鲁迅设计,上方以红色方块为底,左侧竖印书名,右侧为作者英文名,未印“木刻59幅”字样,全部由鲁迅手书,设计色彩对比强烈,色块构图别致。此书是鲁迅委托内山书店在日本东京洪洋社印刷的。据鲁迅在后记中说:1934年3月1日,“午后编《引玉集》毕,付印”;1934年5月23日,“上午洪洋社寄来《引玉集》三百本”。可见鲁迅



《巴巴娃娃像》,毕珂夫作品。



高尔基《母亲》插图,阿列克谢耶夫作品。

得到书的成品时已是5月份了。1934年底,除鲁迅赠人约30册外,初版已销售一空,于是加印再版。1935年6月22日,鲁迅在日记中说:“再版《引玉集》印成寄至,计发卖本二百,纪念本十五,共日金二百七十元”。再版《引玉集》,版权页印:“1935年4月,再版250部,内15部仍为赠送本,不发售;200部为流通本,每部实价1元5角。”此书初版后,鲁迅在《文学》月刊上亲自做广告一篇:“敝书屋搜集现代版画,已历数年,西欧重价名作,所得有限,而新俄单幅及插图木刻,则有一百余幅之多,皆用中国白纸换来,所费无几。且全系统作者从原稿手拓,与印

入书中及铅版翻印者,有霄壤之别。今为答作者之盛情,供中国青年艺术家之参考起见,特选出五十九幅,嘱制版名手,用玻璃版精印,神采奕奕,殆可乱真,并加序跋,装成一册,定价低廉,近乎赔本,盖近来中国出版界之创举也。但册数无多,且不再版,购宜从速,庶免空回。上海北四川路底施高塔路十一号内山书店代售,函购须加邮费一角四分。三闲书屋白。”

鲁迅编印《引玉集》,缘起1931年初,在编辑友曹靖华翻译的《铁流》时,看到苏联木刻家的插图非常好,于是请他设法搜集。曹靖华(1897年~1987年),原名曹联亚,又

名亚丹、汝珍,河南卢氏人,翻译家、散文家、教育家。1927年至1933年,曹靖华先后在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列宁格勒东方语言学校任教,在此期间向国内读者介绍苏联文学,帮鲁迅搜集书刊和木刻作品,介绍苏联木刻家。曹靖华说:“苏联的木刻家多讲印画莫妙于中国纸,只要寄给他就好。”于是鲁迅买了许多中国宣纸和日本纸,换来了苏联木刻家毕斯凯来夫、克拉甫莱柯、法复尔斯基和冈察洛夫等人的一批作品。但在“一·二八”事变中,鲁迅眼看着这些作品被战火焚毁。过后,鲁迅又以宣纸换来法复尔斯基、毕珂夫、莫察罗夫、希仁斯基、波查日斯基、亚历克舍夫、密德罗辛等木刻家的许多作品。鲁迅在《引玉集·后记》中说:“这一种原版的木刻画,有一百余幅之多,在中国恐怕只有我一个了,而但秘之篋中,岂不辜负了作者的好意?况且一部分已经散亡,一部分几遭兵火,而现在的人生,又无定到不至于露,万一相惜湮灭,在我,是觉得比失了生命还可惜的。流光真快,徘徊间已过新年,我便决计选出六十幅来,复制成书,以传给青年艺术学徒和版画的爱好者。”“我对于木刻的介绍,先有《梅斐尔德木刻士敏土之图》,其次,是和西谛先生同编的《北平笈谱》,这是第三本。”鲁迅在后记的最后写道:“我已经确切地相信:将来的光明,必将证明我们不但是文艺上的遗产的保存者,而且也是开拓者和建设者。”从这句话可以看出鲁迅先生中国文化遗产保护方面的理念。而今天,我们用“保存者”“开拓者”“建设者”来称呼在中国文化遗产保护方面做出过努力的人,也是非常确切的。作为中国文化遗产的保存者,需要奋不顾身;开拓者,需要敏锐、超前,还要有勇往直前的信念;建设者,需要辛勤奉献,还要有立于潮头的担当精神。这些,鲁迅先生都做到了。③22

散文

## 雪已来,等梅开

李晓玲

入冬以来的第一场雪下得不过瘾,但还算够意思。我记得雪花是在傍晚时分飘落的,人们对于这场雪的到来显得非常兴奋,纷纷走出去,迎着雪,或嬉笑打闹,或举起手机拍照。有了网络的便捷,人们在朋友圈晒雪的消息就像那飘飘洒洒的雪花一样扑面而来。

由于雪不是太大,第二天早晨,人行道上已经看不到积雪了。我向窗外望去,房顶上和没有人走过的地方有一层白白的积雪。趁着此时楼顶的雪还好,我捡了一根树枝走到楼顶。楼顶上果然有大片完整的积雪,我以枝代笔在雪地上写下了“雪已来,等梅开”几个字。

在我看来,如果说雨是天空的眼泪,那么雪就是眼泪的结晶,就是天空下的沙,或大或小,或多或少,看它心情,任意倾倒。有时候,它是欢快轻盈的,落在手心里马上就化了,有时候,它又是沉重冰冷的,压得人走不动道。从古至今,文人墨客对它有多少的描述:“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在李白这里,雪是狂放的;“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在白居易这里,雪是温暖的;“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到了柳宗元这里,雪是孤独的……

雪来了,就开始等待梅花开。昨天出去散步,发现一株梅已经长满了花骨朵,一朵朵花蕾就像一个个紧握的小拳头,仿佛积蓄着无穷的力量在对抗寒冬,“最好是再下一场大雪,到时候我要怒放,我要张开我的手,去迎接这漫天的大雪。不,这

哪里是雪,分明就是上天给我披上的鹅绒被”。

已经可以想象,雪后,经过阳光的照耀,白的晶莹,红的醉心,让我流连忘返。还可以想象,在梅影下煮杯梅花茶。与其说是煮茶,不如说是蒸茶。将梅花与红茶放在茶壶一个专门蒸茶的滤芯内,慢慢地就听见水开后壶盖与壶壁碰撞的咕嘟声,然后就看见水汽氤氲开来,香气也钻入鼻孔,梅香混合着茶香让人不由一闻再闻。对,这个时候,再来一首古琴曲,那该是多么惬意啊!红色渐渐从梅花上褪去,晕染成茶汤中,茶汤慢慢地变成了黄色。等到梅花由红转白,就可以悠闲地呷上一口细细品。花的苦涩与茶叶的苦涩交织在一起,冲击着你的味蕾,这是初入口的感觉,咽下去后有回甘。此时此刻,你已经分不出是梅香还是茶香了,只是一味地陶醉其中。

不只是红梅在傲然地开放,白梅也争先恐后地盛开。雪落在白梅上,远远望去,一片白茫茫,你分不清哪儿是梅,哪儿是雪。卢梅坡的《雪梅》便浮现在脑海:“梅雪争春未肯降,骚人阁笔费评章。梅须逊雪三分白,雪却输梅一段香。”一会儿,眼中的画面转到了“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一会儿又转到“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不知过了多久,远处传来的汽车喇叭声把我唤醒。我挪了挪脚,发现在寒风中站立良久,脚已然发麻。①8

